

學養

東



草葉集

第一屆文學獎選入作品專輯

目錄

(一) 序
(二) 編者的話

卷一新詩

1. 廢墟懷想
2. 塔
3. 蘆仙渡口
4. 望鷹
5. 荒城之夜
6. 少年遊
7. 昨日之歿
8. 揮別前夕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推薦獎

29. 27. 23. 20. 18. 15. 11. 9. 6. 1.

卷二散文

9. 中秋
10. 星戀
11. 魚尾獅的嘆息
12. 情痴
13. 七夕
14. 十二月的聯想
15. 累

1. 暖流
2. 故鄉的叮嚀
3. 一份快樂
4. 七角錢的乾拌麵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推薦獎

46. 43. 41. 38. 37. 35. 32.

5. 寫給吾女

6. 龍

7. 是我的心已改變

8. 漁火·扁舟·沐膠河

9. 鄉居小箋

10. 大眼睛·媽媽·童年

11. 圓

12. 千年辯

13. 想飛

14. 牽不到你的手

15. 過客

卷三舊體詩

90. 87. 85. 82. 80. 77. 74. 71. 68. 66. 62.

舊體詩徵詩比賽

第一季「大紅花」為題

1. 赤魯

第一名

93

2. 古峯

第二名

93

3. 古峯

第三名

94

4. 陳振聲

佳作

94

5. 方戈

佳作

94

第二季「榴槤」

1. 黃廣捷

第一名

95

2. 羅禮耕

第二名

95

3. 黃廣捷

第三名

96

4. 羅禮耕

佳作

96

5. 李炎城

佳作

序

田思

一九八七年十月間，拉讓江畔一群愛好文藝的青年，本着發揚中華文化，促進文藝交流的宗旨，籌組了「詩巫中華文藝社」。他們坐言起行，在一九八八年中文藝社的註冊獲准之後，即展開一系列的文藝活動，包括開辦古典詩詞研習班，出版社員的詩詞合集「春草集」，且一連兩次為拉讓江一帶的文藝愛好者舉辦文藝營，邀請古晉數位作家主講有關新詩、散文與小說的創作問題，反應非常熱烈。

詩巫中華文藝社在推動文藝方面的另一項重點工作，就是在本州的兩家報章上分別主編一個文藝雙周刊，從此拉讓江畔升起了一彎熠熠的「新月」，那新墾的「文苑」上也不斷綻開芬芳的花朵。砂州文壇由於這一批朝氣蓬勃的生力軍的出現，而顯得更為活躍。

文藝社的負責人對於兩個副刊的編務處理相當認真，所發表的詩文都經過甄選。可喜的是投稿者非常踴躍，而且來自全砂各地，該社特把一年來發表在兩個副刊上的詩與散文作品再經嚴格的挑選，請文藝界人士另行評審，以作爲頒發「常年文學獎」的依據。這種做法至少有幾項意義：（一）鑑定入選作品所達到的水準；（二）對一些佳作加以肯定和褒揚，促進良性競爭；（三）引起一般作者和讀者的更大興趣。

這項「常年文學獎」在評審時，我受邀爲詩歌組的評審員之一。事后主辦當局將優勝與入選作品彙集成書，且囑我作序。我盛情難却下，我謹提出一些個人的觀感。

從評審的十五篇詩歌來看，我認爲是一種令人欣喜的成績。獲得優勝的前幾名作品，水準都很不錯，即使拿來和一些全州性文藝創作比賽的得獎詩作比較，我覺得也不遑多讓。例如「廢墟懷想」描寫劫難后的衰敗景象以及人民被逼離鄉背井的痛苦，意象奇特，語感生動，詩風蘊藉。「塔」寫出詩巫江濱觀音寶塔的宗旨意義，時空的掌握恰如其份，動詞的運用頗見精彩。「蘆仙渡口」能捉住所

描寫的景物的特色，細節勾勒得好，文字暢達，隱約帶點人生哲理。這三首詩除了表現手法不落俗套，技巧嫻熟之外，最難得的是它們都是就地取材，富有本土色彩的詩歌。另外還有幾首較耐讀的詩如「荒城之夜」、「魚尾獅的嘆息」、「星戀」、「少年遊」與「望鷹」等，在語言和意境上，都各有不同的特色。

至于散文方面，總的成績就不如詩歌組的突出。獲獎的幾篇作品，文筆都很清新自然，感情也誠摯動人，沒有矯揉造作，這是難得的優點。「暖流」寫一個天真無邪的小女孩，由于母親有重男輕女的觀念而深感委屈。但當小女兒生病時，母親却毅然打破那每天給兒子儲錢作教育費的撲滿，背着小女兒老遠的去看醫生，文中有幾段很有趣的生活小插曲；出人意表的結尾，更使母愛的「暖流」隨着撲滿的打破而迸射到每個讀者的心中。「故鄉的叮嚀」寫小鎮的兒女們爲找生活而紛紛離鄉背井，作者以第一個人稱娓娓道出遊子的無奈和故鄉的悲哀，立意宣揚桑梓之愛；在行文上，抒情的气氛很濃厚。「一份快樂」寫作者對一個賣「布魯邦甘」（即烤糯米糕）的小童的同情。由于作者在童年時曾因賣野菜而受到「

大胡子「警察寬容的遭遇，在推己及人的「惻隱之心」的驅使下，他一口氣買下那賣糕小童的所有「邦甘」。作者要表達「助人為快樂之本」的主題，對賣糕小童怯生生而天真的情態，寫得活靈活現。

其餘，諸篇入選的散文，不論在主題表達，語言修辭，或行文結構等方面，都有待加強。這些作品普遍上都是以身邊瑣事或生活上的一點小感觸揮發開來，內容稍嫌不夠扎實，涵意也還達不到雋永的要求。

其實，在源遠流長的拉讓江畔沃土上，在美麗富饒的犀鳥之鄉，多少錦綉河山等着我們去描繪和歌頌，多少人間悲歡離合，各族的民情風俗，以及社會生活的甘苦閱歷，都可以在我們筆下沁成一道道淙淙的流泉，去引起無數心靈的共鳴，不論是用詩、用散文，或是用小說、戲劇……：

拉讓江的文藝波瀾，已被「中華文藝社」的朋友蕩開了，江山代有人才出，誰將領這一代的風騷？

這一屆的「常年文學獎」，我們看到詩和散文的「草葉」所點綴成的蒼蒼翠色；下一屆或和更下一屆的文學獎，我們希望看到由更多的文學品種所交疊而成

的累累果實！

(序于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二日)

編者的話

囊筆磨穿

三百六十五個

思索晝夜

熬成

廿一期「文苑」

卅三期「新月」

煉就

十五根勁草

十五片綠葉

每片葉

每根草

沾滿

笑語歌聲

淚痕心迹

串成一冊

草葉集

在一九八八年杪出版了舊體詩、詞選集「春草集」後，「草葉集」不遠是我們在推動文藝工作上奠下的另一座里程碑；她更是一年來在砂州一批文藝愛好者的心血結晶。

好多人說，我們是文化沙漠，想把沙漠變成綠洲只是一個奢侈的幻夢！能成就的只是一株株暴露在劇寒酷日下，遙遙相對、披滿尖刺、拒人千里的仙人掌！其實放眼海外各地，那一個國度的文藝進化不是由沙漠而始。經過文藝的歷史長河，在鏗而不捨，前仆後繼的文藝工作者孜孜不息的耕耘下，把綠意覆蓋了

那片入眼荒涼的黃沙。

一年前我們播下的種籽，今天參差的綠苗已抽出新芽，得天獨厚的也已長出翠綠欲滴的青葉子。隱隱地已是一片綠意盎然了。在寒暑的煎逼下，能破土而出，屹立風雨中的皆是熱愛生命、充滿理想的勁草和綠葉！他們共同的理想就是要攀牢這片土地，往下扎入更深的根，把這片黃沙蔓延成一個青綠。他們是共生共存，他們都知道自己的命運！

我們希望大家繼續努力，在來年的文學獎中能有有草、有葉之後增添一些色彩奪目的花卉。

廢墟懷想

李生

一幢幢架空的朽木撐起

一壁，龜裂的黃昏

雲更飢渴了，猶如一隻虛無的兀鷹

盤旋着，尋覓可以棲息的圯樑

已經是很遙遠的了，那時

疊搭着，走廊穿起蛛網的祥靜

水聲幫幫，早晨，少婦們推窗晾晒舊衣

而陽光跳落進來，自牆欄的破缺中

月影孤寂移過

割裂，黑髮糾結的荒夜
一聲聲犬狽，催河水寒冽
萬家燈火竟是一營營陌生

另一座更荒寥的矮簷下
必然，有人馱一背厚重的絕望
且偷偷嘗着，枯眼中深藏的鹽
說故居下，好聽的蟲吟此起彼落

默然，我轉身而行
一股霉蝕的焦味，風中遞過來
隱隱，顫慄中，我似乎瞥見
火焰熊熊燒紅了河水竄流不絕……

塔

藍波

在遙遠故國

日出的

沿岸

巍巍山巔

翠麗湖畔

矗立

具典雅古樸

協調着每一季

變幻的畫面

任韶光流轉

屹立過風霜
透過一層層
空間隙縫
磐成一樽永恒
頂天立地

在這漉漉濕氣
四季煦夏的

島域

紮根的鄉愁

化着一座

磚瓷絢麗的披風
罩着思念的古意
企立江邊

這座七級浮屠
堅持一縷善意
以至尊慈悲護守
以柳枝水洗滌
氤氳邪惡
一江不息涓流
普渡有緣衆生

縱是簷角掛起思念的風鈴
敲不出梵鐘古音
鄉愁依然嬾嬾
可塔尖靈光不泯
遊魂不再流泊
而僅是

砍荆棘的巴冷刀

渡江

並不是生離死別

而是爲了走更遠的路

渡輪不只渡有緣人啊

在逐漸繁忙的

蘆仙渡口……

有人

抵達彼岸后

在「渡江茶室」購買

一罐可口可樂

一仰而盡 拋出車窗外

有人

忙把藤椅搬上車

開走

有人

喜獲一把犀利

一路殺去……

……

……

……

……

……

望鷹

應劍

青的試卷

叫人心煩的青，藍的答案紙

叫人不安的藍

也是青的草，一大片肆無忌憚的青
也是藍的天，看不盡縱橫萬里的藍

大鷹

一只毛光閃閃的大鷹

同風在空中飛舞

仰頭望鷹的我

剎那發覺自己一直站在籠中從沒

出過是一道千年又千年的符籙 鎖住
我或是翅膀跟心都不堅硬

「最後五分鐘！」

我瞄着答案紙，心裏發笑

「停筆！」

我交上寫着——

南唐的沒落

不要說是後主的錯

只是因為他實在只能做個寫詞的人
——的英文卷紙

荒城之夜

藍波

四處是石灰的森林

高插雲霄

一輪圓月

遮在一層污氣的背後

俯視

這不夜之城

霓虹燈

熱情的閃爍

是一條條光管

的冰冷

萬頭蠕動的人群
胸貼背，肩磨肩
臉對臉，眼望眼
都映照着一張張
凍結了的臉譜

在這荒城的夜里

東京沉靜了

銀座繁華了

涉谷沉淪了

新宿色情了

異鄉人倦了

抬頭仰望

朦朧的月

是否照見

一個異形

在群衆堆裏

在這月夜

在這荒城

城之夜

再上言華

少年遊

維善

綠很新！

由山脊隆起向下突擊，

層層巍巍漫延到盤古公公的

床頭 床腳。

風是冰櫃中的清涼茶，

偶爾吹出一叢叢的火，在綠里

紅得像青春痘，

紅得向你招徠，

紅得要跟你戀愛。

熱情。

整條的大馬路在喊我，
千株的大玫瑰在看我，
根根的蘆筍、蔥條、野花、
顆顆的包菜，

笑我！

老卡達山也對我笑

（橫眼看我的皮袋）

我就買下了他的皺。

逐想起，遠方的妳

妳離去

妳在天外

在大地懷里

瀝青路的源頭到碎石，

碎石再上有羊腸

盡頭有人，不，不是人。

坐有一樽石化的憂鬱，

登峯千年而不變的女子，哦，千年。

石在其外，魂伏其中

不怕天威，不怕魅魘，不怕夜行人，

餐雷電，飲日露，

覆以黑髮，

恒盼西北西。

逐想起冬季

妳離去

妳不告訴我

妳不知道

妳離去

扣响你的脊骨，起來

舒舒腳跟

喝口大拜（註），讓血脈奔流，

讓睫毛推開不快，讓豪嘯震撥地平線，

下去，我們下去，

去呼吸青草，

穿比基尼，

游拉讓江

去擁抱藍天，

讓峯上的綠出來。

（註）大拜：卡達山族在豐收節時，自制的米酒。

昨日之歿

李笙

夜深時，幽幽漾溢進來的

曲子，是一首失去音階的輓歌

嗎？你坐臥得如斯凹陷在

記憶之雛菊裏

而腐酸的焦味却迸發自

最夜的腋下

一如荒塚裏斑斑污漬的棄軀

雛菊雛菊，妳為何如斯冷漠

且燦爛地綻放呵，且香濃

在生命歷劫以後的不寐之夜

我們墜落不斷墜落

自撫玩着雲的山巔而山巔却已經
如乾涸的棺穴而穴底却已經

茁長叢叢陰濕的綠茵

長久面壁如斯，夜深時

呵，你遂驚見

幽幽的燐火光中

一輪泛青的無紋面靨

巍巍仰視着昨日

一具湖水一漾澄澈的屍骸

揮別前夕

致高達曼 (GAUTAMAN G.)

張新訓

(一)

千古馱伏的悲憤壓抑，

九曲經歷的起落憂喜，

黃河的見棄，

恒河的獨涕，

苦難族魂仍昂首傲立！

(二)

漏屋中觀狂舞的雨粒，

昏燈下渡搖擺的迷離。

江南的旖旎，
喀什米爾的綺麗，
浪漫詩意帶幾許淒迷！

(三)

答答的蹄聲急促响起，
片片的彩雲囊外依依。
沒折柳相惜，
無長亭對泣，
飄然遠颺爲應驗天機！

四

他日重數江湖的記憶，
今夕何夕世局的如棋。
太白的飄逸，

戈爾的摯意，
醉語飄浮曉風殘月裏！

中秋

藍波

這溯遠的歌樂慶典

提燈 舞龍

茗茶 月餅

吟詩 賞月

是否依然

傳統

族人的血漿

污染着私利

已不再是月餅中

豆沙般似

濃聚

族人的團結

也不再是餅餡中

夾着的訊息

為何慶祝中秋

是否在嘲弄着先人

月宮嫦娥吳剛玉兔的

神話

為何品嚐月餅

是否只為享受

奢侈

逐漸空泛的意義

是否已是飄過的

風訊
抑是月球被揭發後
暴露凹凸表面的
醜態

（這塊哽在喉頭的
月餅

我要如何將它
吞得下

啊……
族人）

星戀

夢揚

夜深的天空沉默得叫人牽懷
那些日子，蹲在矮櫬伏在欄杆上
有妳我掬不盡雙眸閃爍的星輝
而現在，擁着妳，時光就垂滴
在簷角滾圓，向每一個睡夢
說成眷戀

彷彿前世未緣結
今世就用一個個夜空
携星芒戮破三度空間的渡口
在深夜，到彼此的夢里

擺

渡

何必言情，今夜既使無星多雲

遙遠道路上，日子仍長長地

帶着衷誠的瞭望，在携手處

愛看的七夕總有燦爛的儼影留下來

自妳自我彼此啓齒的唇

一路向內心的燈塔

永恒的

閃

魚尾獅的嘆息

飄風

我仰望茫茫的滄海

鎮守八方運來的繁華

請不要用相機讚美我的雄偉

也不要目光相信我的美麗

在借來的魚尾巴

和仿製的獅頭陪襯下

我不過是魚不是魚

獅也不似獅的魚尾獅

我拍不出翻江倒海的波濤

也吼不出威懾山林的咆哮

眼里偶然飄來幾朵浮萍

使我俯對倒影喟然嘆息

情痴

藍波

一直以爲妳是
這一生
共苦樂的
伴侶

然而
緣份却背向而馳
促成的是
妳在富
我在貧
的懸殊

磋砣的歲月
我陷足
單邊情感的
深淵
悔惜
妳不知
這份沒處落腳的
痴情

重逢時
妳已他屬
黯然回首
舊夢何需再尋覓

我已把情感拒絕
把心湖的漣漪

緊緊壓平

以孤寂

昔日的

一縷情絲

已結死

一個

向陽的

痴

七夕

月的聯想

美祥

橫渡五五汨羅的高亢
又飛趕七七銀河凌波

牛郎織女啊

恒久痴情的眼神

誰不肅穆

爲捕捉那一種心情

天上人間

寫不盡你們的詩篇

繾綣中

我爲，不朽的飛翼

酩酊

今夜 我爲誰守望

誰走我的織女

我是誰的牛郎

尋尋覓覓 覓覓尋尋

在

不醒的紅塵

紅塵的不醒

十二月的聯想

雨林

是憂傷將逝去——

十二月的天空

飄落一些憂傷

朦朧整個午后的

山林

溪流

原野

農莊

至紅日背後的黃昏

夜很飄流

我掇拾沉吟的風
追趕歲月
敲打生活的波濤
細數過去
編織一首
明日的詩篇

我是拓荒者
拖着疲憊不堪的身軀
步行在滿目瘡痍
昨日
如一杯透明溫水
嚼不住

酸
甜
苦
辣

十二月的天空
依然飄落淡淡憂傷
我掀開夜的屏障
邁向更燦爛的
明天

累

萬川

都市裡
奔波在喧嘩中
像虐待自己
讓疲累爬滿身

趕路時

汽笛總一聲聲在股後响起

從斗室趕至營中

從營中趕到酒店

累

倒在鬧市中

暖流

淡泊

有記憶以來，母親未曾親吻過我，反而是隔鄰的李嫂，常來我家把我摟在懷里，輕捏我的臉頰，撫摸我底短髮，十分親切。

李嫂經常逗着要我叫她乾媽，作她的乾女兒，我喜歡纏住李嫂，被她又抱又親，好不溫馨，惟乾媽一聲則怎也喊不出口，自己有媽媽，多出一個乾媽總覺得有什麼不妥似的，我不敢奢望有兩個媽，只希望母親能夠像李嫂一樣，一見我放學回家，就真真長，真真短的關心一番，例如：「真真，今天有沒有考到一百分？」又或「真真今天要講什麼故事給乾媽聽？」

「真真：：：：：」

母親最愛哥哥，米缸即使已見底，每天還是從不間斷的將兩個銀角塞進哥哥的撲滿里，說哥哥將來的教育更重要。媽從來不肯替五個姐姐和我購買撲滿。

用餐的時候，哥哥吃少了，她就說：「阿仔，你吃這麼少怎能快高長大，早日幫媽負起養家的責任？」我挾多了一點菜，媽媽馬上瞪大眼睛：「妳一人吃這麼多菜，其他的人吃什麼？」

放學返家，母親總是把姐姐和我喚來使去，一個派去菜園里拔草，一個去澆水，一個去施肥，一個餵雞鴨，一個在家打掃屋子，一個燒飯洗衣，作完這事作那事，忙得團團轉，不到天黑不休息，我常羨慕哥哥能不被分配工作，高興去游泳就去游泳，喜歡打籃球就結伴呼囂而去。

記得一個夜幕初垂的晚上，哥哥和我在溫習功課，阿姨帶了兩個兒女突然來作客，母親叫我去抓一隻雞回來，以便宰了下鍋請稀客。媽就是這樣，有事總是叫我去作，有幅哥哥享。心不甘，情不願，我故意抓一隻鴨子交給母親，以示抗議，沒想到媽居然在客人面前破口大罵我笨，笨到都快十歲了，連雞鴨都不分。阿姨聽了雖然沒表示什麼，她那兩個寶貝却掩嘴偷笑，羞死我了，羞死我了，媽罵個不停，表哥和表姐也笑個不停，我恨不得能衝上去掩住他們討厭的嘴巴，盡管咬牙切齒，還得乖乖再去昏暗的雞寮抓一隻雞回來。

噫小六那年，老師要我們寫作文，寫「偉大的母親」，同學們興高采烈，認為這題目再容易不過，只有我絞盡腦汁，還是想不出母親到底有那一點偉大，值得歌頌。十二年來，母親未給我買過一件新衣服，也不會帶我去城市看過一場電影。她每天傍晚從菜園累呼呼的回家，吃過晚飯，沖過涼，倒頭便睡，反而要我晚晚替她捶背，燃蚊香驅蚊子。

就讀五號班那年，有一次，我在班上發高燒，老師命我早退去看醫生。回到家里，正在吃午飯的母親只用驚異的眼光掃我一眼，也沒問原因，我鼻酸，逕自躲進房里，抱怨地爬上床，淚水禁不住奪眶而出，媽媽，媽媽的心目中何曾有過我這女兒，每次生病，她都讓我自生自滅，幸好每病都能一睡而癒。

那晚半夜醒來，意外的，母親正用布包着鹽放在我額上，她見到我張開眼睛，緊皺的眉頭稍鬆開，用力抓住我的手：「真真，媽知道妳不舒服，但妳無論如何要忍着，五點鐘才有船可載我們去城市看醫生，再忍一下吧！」燈光雖暗淡，母親濕潤的眼角則在閃閃發亮，見她一臉的焦慮，煎熬了許多個鐘頭後的疲憊，我有股撲進她懷里大哭一場的衝動，却乏力的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不知又過了多少時間，迷糊中，媽媽深恐驚醒我般，輕手輕腳背起我，一手托住我的臀部，一手拿着油燈，駝着背，迎着清晨冷風疾步而行，抵碼頭時，不曉她喘了多少氣，又流了多少汗。

從診所出來，瞥見母親腳跟有一道新傷痕，我問：「媽，您背個大孩子，赤着雙腳在崎嶇不平的羊腸小徑上趕路，不覺得辛苦麼？」

她拍拍我的肩頭：「那時我只一心祈求上蒼，讓我趕得及帶妳去見醫生，倒沒想過妳有多重，路有多壞，辛苦又是什麼，現在我只擔心什麼時候才能再為妳的哥哥買個撲滿，他那個撲滿今晨已被我打破，取了錢充妳的醫藥費。」

歸程路上，她不再多說，一如以往的冷漠，我也不多問，心中却多了股暖流

故鄉的叮嚀

田萌

（來到這個小鎮后，深深地感覺到它的悲哀，它容不下它的孩子們，孩子長大了，展開翅膀都飛走了。因此有感而寫。）

忘了流逝了多少的歲月，忘了走過了多少的旅程。經歷了幾許的滄海桑田，千山萬水都走遍了，海角天涯都浪跡了。

我是一個異鄉遊子。

背著壓在心頭上那重甸甸的鄉愁，心的底層隱約的有著某種傷痛，那是對你感到抱歉內疚的傷痛。

常常，夢里依稀重回故土，心情是那樣地激動、喜悅。而夢醒之后，睜開雙眼，四周却是那冰冷的、陌生的牆。於是才驚覺，原來與你，故鄉，我們相隔得如斯遙遠。雖然歲月總在不經意間走過，而我，已不復年少時的意氣飛揚。然而

，親愛的故鄉，多少年來，我依然不能遺忘，在離別前夕，你對我的款款的叮嚀

那時年少氣盛，滿腔的凌雲壯志大有男兒志在四方的氣概。於是背着行囊，瀟灑地揮別家人告別故鄉，離去的時候不帶走一點感傷，心里念念不忘的只是外面的海闊天空。鄉愁是什麼滋味我沒有嚐過。

那時清晨時分，我站在船頭，靜靜地眺望著那片鄉土。船漸行漸遠了，站在碼頭上揮著手的親人的身影也逐漸地模糊，故鄉的景物也沉浸在一片白霧茫茫里。此刻，它顯得那麼的默默無語。

許多年后，我才想起，為何你——親愛的故鄉，為何在我離去的時候你是如此地沉默，我想在每一個孩子欲離你而去時，你都是這樣子沉默的，沉默里頭是無限的悲哀。只因爲你的孩子一個個的長大了，也一個個的離開了你，你却没有能力容納得下他們，只能夠默默地給予他們——那款款的叮嚀。

你的叮嚀，是囑咐那群流浪外頭的孩子們，雖然這片鄉土是何其的貧瘠，但還是他們自己的家鄉，這裡有他們兒時的美麗記憶，有他們可親的家人。你的叮

嚀，是告訴孩子們不要把自己的鄉土遺忘，終期一日記得歸來，這個鄙鄉俗里還有待他們去開發。你的叮嚀，是告訴孩子們不要做一葉無根的浮萍，在外飄浮、浪跡。家，永遠是自己的來得踏實。

我是一個異鄉遊子，帶著故鄉款款叮嚀的異鄉遊子。今天我只是流浪外面的過客，而有一天，我將重新踏在故鄉的土地上。

一份快樂

冰壺

一個瘦瘦弱弱的小男孩趨上前來，畏怯地望着我，然後好小聲地說：「姐姐，妳可不可以買一點？」他用小手輕輕掀開籃里的報紙。

我瞥了一眼便問：「一條多少啊？」

他口吃地說：「很……很……便宜的，一條才賣卅仙。買一些好嗎？」那雙期望的眼凝視着我。

「小弟弟，怎麼你賣得那麼貴啊？別人一條才賣廿仙。」我開玩笑的說。

一份強烈的失望感在他眼里一閃，他難過地把報紙蓋上，很委屈的說：「很便宜了。我媽媽說，一條一定要賣卅仙，不可以賣廿仙。」他不安的望了我一眼。

我心里有一陣陣激動，當年我不也是這樣子嗎？小小年紀就學會「生

財」，挺而走險在非法地帶賣菜。在戲院旁邊賣紅毛丹。常常被警察追得驚慌失色。有一次被警察逮着，眼巴巴看着他把我的「拉子菜」扔進警車裏。我嚇的流着淚，不知回去如何向父母交待，只好一屁股的跟着那位警察，最后他不耐煩的向我大吼：「再跟！連妳也『捉』起來！」

我嚇得四肢比冰塊還要冷，忍淚咬着唇望着他。最后他望了我一眼說：「這麼小就學大人『混』，當心被人『吃』了。」然後他從警車拿出了我的菜對我低聲說：「快點走開。」

望着那「大胡子」，我用手背拭着淚，張大着嘴說不出一個字來。他搖搖頭，大手蓋着我的頭摸了幾下說：「這麼小，不要冒險出來『混』：……」

雖然這麼多年過去了，可能我與他這一生永遠沒有機會碰面。但是那「大胡子」的善良、憐憫的情懷，始終令我想起，人生里第一次升起的感激之情……

「姐姐，」那小男孩打斷了我的思緒，紅着臉不好意思地問：「姐姐，可不可以買一些？」看着他那一付楚楚惹人憐的樣子真叫人看了心軟

！於是我問他：「還有幾條？」

「還有十條。」他羞澀地笑着，重新再翻開報紙。

「如果我全部『包』下，你會不會算便宜一些？」我微笑着問。

他吞吞吐吐說：「我：：我，媽媽說一定要賣卅仙啊！我不知道可以

不可以賣便宜一些。」

我忍不住，噗嗤笑出聲來，「小弟弟，你已經講兩次囉！」我蹲下來拍拍他那瘦弱的小肩膀，「好哇，不用便宜啦！我全部『包』下哦！」我笑嘻嘻對他說。

他好高興好高興裂開了嘴，顫抖的小手，好緊張好緊張地包着那十條「邦甘」。

我笑着搖頭，赤子情懷呵！

從褲袋拿了三零吉與他「交易」。他開心極的向我道謝。

望着他握着空攪攪的籃子，連跑帶跳的背影。那顆釋放的心。

我知道，那是他第一次賣「邦甘」。

手里握着溫溫暖暖的「布魯邦甘」。

笑；蕩漾在我心中。

七角錢的乾拌麵

情子

曾經答應過你，要寫一篇你的文章，但一直都沒動筆，提起筆，才驚覺內心與筆桿竟是一樣沉重了。

記得嗎？那段乾拌麵的日子！

每晚上到你家，劈頭一句就問：「吃麵？」

「你請？」

「走吧！」

離你家不遠的麵攤是我們常去的地方。

常是一碟七角乾拌麵，二人分，一瓶蘇打水，兩個杯。因為你常說我太浪費，往往叫了一大盤的東西却只吃了一半，另一半都交給了你的肚子。我也樂意把你當做我的垃圾桶，什麼東西老往你肚里塞，每次都非把你填得飽飽不可。

讓你挺個大肚子回家，第二天體重直線上升。呵呵！

於是，你學乖了，每每只叫了一碟的七角乾拌麵。

去久了，竟也跟阿媽成了好朋友，好心的她，有時還會弄一碗大大的清湯給我們，是免費的哦！

常在悶熱的午後，你總適時捎來一瓢清泉。

拿起電話，另一端傳來你粗魯而宏亮的聲音：「今晚怎樣去？又是我載？」朋友做久了，很多事可以心照不宣。

只是後來不知怎的，我們將近一年的感情忽然打入了冷宮。

你說我冷若冰霜，我說你移情別戀，也不知誰對誰錯。

也許我們都太注重彼此了，太在意對方對自己的態度與看法。至少我是這樣的認為。

後來在退修會中，都盡量避而不見，就算不經意碰了面，也只擦肩而過，連招呼都免了。心里很不是味兒。

精神崩潰。

只是自己表面功夫好。

第二天，告訴池師母說：「我很需要你的輔導。」

果真約了時間，談了好多，得到結論是：我們倆人需好好談談。

幾次想約你，都給壓了下去，因為我怕接觸你毫無表情的臉孔。到今天我們始終沒有談成。

關心的朋友幾次都問起我們的「近況」，我只能聳着雙肩，搖搖頭算是回答。你叫我怎麼說呢？

身、心、靈，都倦了！

或許我們之間真的存有太多的小誤會了，只是自尊心重的你我不願先接納對方，只好讓時間沖淡了這份感情。

記得曾經告訴過你，在友情上，你是我最談得來的朋友，在事工上，你却是最痛心的伙伴。我真的不希望我們是兩條交錯的單行線，互相的交會是一段銘心的記憶，擦肩之後，却朝着另一個與先前相反的方向走去，愈離愈遠，愈走愈模糊。還有，我還告訴你，就算有一天我們成為陌路人，你還是我心所疼愛的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我只是個扮小丑的，在自個兒唱獨腳戲呢！
哈，天！我却天真的以為我是你的患難之交！

你說我太肉麻！我才知道原來疼愛一個人也是有罪的。

當秋天換上白衣裳時，我知道我將永遠失去你。

但你始終是我回憶中最美的一頁。

麵攤依然佇立，阿姆依然風采，只是少了一個分享的人。

什麼時候再來一盤七角錢的乾拌麵？

等你！

寫給吾女

金聖

「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我們的青春，花樣的黛綠年華，就如流水一般，一去不回頭。「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是的，我們的美麗時光也像花一般，朝開夕謝，從孩提、中年、晚年，是那樣的無奈，却又是一條非走不可的路。雖然生老病死，達觀的人看得很開，然而又有幾個人豁達到不畏壯志消磨殆盡的晚景？

我就很珍惜我爲人父的這個過程，也期望我的女兒能夠成材，所以，我能給的、能施、能捨的，我從不會吝嗇。

只因爲有了兩位妳們，這個家才充滿了生氣，妳，妳是長女，就是大姐的身份囉，身爲大姐，妳可萬萬不能凡事姍姍來遲呀！

記得妳小時候，臉蛋圓圓，身體白白胖胖，是祖母和姑姑們幾位一手帶大的

，妳來美里的第一次，還不認得我這位素未謀面的爸爸呢，六個月大了，還在機場放聲大哭，我第一個印象，妳的哭聲特別大。

一個星期過去了，妳才心甘情願的認我做爸爸了，才不大哭大鬧了。

妳什麼地方最像我？妳的急性子！妳的肚子一餓，分秒都不可以怠慢，就得泡牛奶粉醫妳的肚子，如果遲了五分鐘，妳這個小壞蛋就會罷口不喝了。妳這種寧餓不喝的脾氣我領教了很多次，算是爲父的怕了妳。

就算是現在，妳已上幼稚園了，爲父的還是準時的給妳喝奶，又豈敢一步怠慢了妳大小姐？妳小時，我一共請了三位不同的工人服侍妳。

第一位工人才十五歲，是爸爸從老遠的峇南深山請下來服侍妳的。妳那時才六個月有多，一雙烏溜溜的眼睛直轉來轉去，很愛笑，却苦於笑在心裏口難開，妳應該是細心的在學習爸爸說話的語氣吧？

「週歲了，妳發了一次高燒，爸初爲人父，很笨，以爲妳患了感冒，就連忙半夜找醫生，找不到醫生，爸就一夜沒睡的守在妳身邊，好不容易，天才破曉，爸就抱着妳上醫務所了。」

那位西醫檢驗好，就劈頭問我一句，是否初為人父？我答說是啊！他大笑。原來妳是初生乳牙，正常的發高燒，我才放心鬆了一口氣。怪不得妳近來常常咬破奶嘴，只怪我糊塗，唉！連這都不懂，妳說。

妳牙牙習語，就會先叫爸爸媽媽，我實在高興極了，而後，妳越來越多話，就連晚上就跟前也不忘叫爸爸媽媽。

人說雞蛋好，我就給妳每天早上吃蛋。人一說豬肉碎好，我就連忙拿刀弄豬肉碎煮粥給妳進補，怕的是妳年歲漸長，學走路跑累了身子。

到妳會走路，妳的頑皮顯露無遺。

還沒上車，妳先要自己開車門，甫上車，妳的小手就來拉安全帶，稍為熱天，妳就叫我開「冷氣」，要聽歌，妳就自己去開車收音機，妳的模仿力挺強的嘛！晚上要看電視，妳一定不會按錯了波道也絕不會錯過繽紛的顏色。我是服了妳，小小年紀！

猶記得為父小時候，喝的是白開水，因為那時奶粉並不普通，吃的是白粥，而去巴剎呢，却是母親用沙籠揹着走的，有時幸運一點，蒙父親有空，以腳車載送，如此而已，什麼冷氣、電視機，夢都沒有夢到。

自然，妳出生的年代不同，妳是生在一個科技進步的世界，這是妳應享應得生存權力。

我只希望，也祈望，妳年歲漸長，該是越來越聰明囉，因為在妳面前，在妳的人生過程當中，妳還有好一段長長的路綫，妳就帶着為父的祝福，一步一步向前邁進，從童年、少年、青年、中年，以至晚年，以大無畏、果敢的精神向前邁進吧！

龍

田萌

見你，在一付年曆中。

那是付用紅得刺眼的絲布製成年曆，許多人都驚嘆是付美麗的圖騰。

里頭，那被所有黑頭髮、黃皮膚的民族譽為至高無上的你——翻騰在其中，在那猶似血海的背景中騰舞著，彷彿掀起了滔滔巨浪。

在年曆的右上角，則題著：「如意吉祥」。

——這是一個美麗的圖騰麼？

——這是一個如意吉祥的象徵麼？

不！

你令我想起古時候的暴君。那橫暴無度草菅人命的暴君。那將一片美好江山在手里玩殘，最后王朝滅亡了，也殃了無數無辜生命的暴君。

你是如此的暴橫呵，看你那驚張的暴戾，幾乎透過了那薄薄的布條，重重地壓在人們的心頭。而那千千萬萬個黑頭髮黃皮膚的民族，却自詡是你的傳人！他們秉承了你的什麼呢？——是那份至高無上的優越感？還是那狂妄自大的心理意識？這記得麼？在那遙遠的古中國時代，那個漢朝開國皇帝劉邦，史書上便有著記載，說這個小流氓皇帝便是你的化身。據說，在他未出世前，他母親夢見了窗外霞光滿天，但見一條巨龍緩緩地騰雲駕霧而來，直飛進窗口；就在這個時候，劉邦便告出世。所以史學家言之鑿鑿，說他便是真命天子，你的化身啊！

你應感到歡欣呵，你的化身是如此一位豐功偉績的漢高祖。

而你會更鼓舞的是，你那許許多多的傳人都秉承了你的種種特性，包括你的至高無上，狂妄自大，他們常常以擁有五千年悠久文化為榮，心靈的膨脹再也不能忍受別人的評批。

見你，在那付懸掛在牆上鮮紅得刺眼的年曆中。

都說那付美麗的圖騰，象徵著「吉祥如意」。

是我的心已經改變

林楚盛

我把自已投向那陌生的空間，讓那鼎沸的琴聲鼓聲吉他聲淹沒喉中跳出的聲音。我怎會如斯縱容自己？我是否發燒了？在這座靠江的小城，難道我已經忘却自己的嗓音原本就太薄弱？這到底是個怎樣的夜晚，天空的銀幕垂得好低好低，頗似我微微落寞的心情。

或許歸期一定下來，便有一種頗難割捨的情懷。總希望留下一些什麼。但給誰呢？別后誰又會記起我的言語和歌聲？我不也習慣性地冷漠和寡情嗎？

快四年了，說長不長，說短又覺得有些漫長。這些日子裡來，冷暖悲喜只有自己知道，最多，領受最深切。一直以來都苦苦堅守一帖較平澹淡泊的生活，我深信寧靜可以致遠。只是在即將告別小城的這段歲月里，想要沉默來去端個不易啊！到底什麼擾亂了我的心緒呢？

彷彿整個小城都已曉得我已不再眷戀此處的山風水景。怎麼你累了嗎？是不是倦鳥歸巢啊？有人問。實際上我不會忘却多年前我宛如越獄似地自家鄉逃逸。鄉思經常在我孤寂的心跌坐成一齣心事。如今是我的心已經改變。不是說什麼事過境遷嗎？過往的怨恨已然消退，我應該給勇氣讓自己去面对另一番人事環境啊！並非不滿意目前的情況，不過多少有些厭倦。倦於工作的勞碌，倦於應付人事上的突變。人世間有不少令人措手不及的事在日子翻滾間上演，身為凡夫俗子的我，又怎能破例不遭波及！惟望盡江湖千萬峯之后，再也無法對此處苦苦依戀了。

昨天在市中碰巧遇見了柔，當時四下都是擁擠的人群，伊却問說怎麼我最近很少外出。我只是笑，是我的心經改變啊！柔該明白的，否則伊不會那樣問。而我的沉默和蟄伏也只為讓曾經溫熱的情結恢復以前的冷卻。到底在理智的剖析下我們的距離好遙遠哪！況且彼此都真正的投入，與其徘徊在感情的邊沿，倒不如及時抽身，好來好去。

對於些許事些許人，我失去昔往的執着。或許在風雨不斷淋漓的侵蝕下，我

的心已漸漸改變，漸漸……

林文慶

林文慶

漁火·扁舟·沐膠河

張新洲

「喔！喔！喔！喔！」高亢與振奮人心的啼聲，划破荒郊的寂靜。閒雜起舞的時刻可早過了頭，已不是時候了！上課鐘聲猶在迴盪，雖不見春意盎然，晨霧籠罩的膠林還顯出朝氣。

晨鐘展現不出棒喝的功效，九分酷肖的啼聲總還不幸負所托，把睡蟲唬得蜷縮一角。不再囂張地探頭探腦，強括與含笑的嘴角隨着目光的轉移，投射到伏案的迷糊臉龐。墜攏的眼臉終微張，渙射出的眼光，醉意惺忪，睡意尚濃。不帶半分的歉意，驚覺中急把流溢出口角的唾涎吸回。倒抽進去的半口冷氣，把意識重新定位，定一定神后注視黑板。雖自稱苗條的簡體字總還是那麼豐滿，贅肉遍體，難看兼討厭！總忘了拉丁字母「B」和「D」互調換來的厲聲斥責，就是埋怨害他把「馮京」當成「馬涼」的下場。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平日玉潔冰清

要命的三伏天，總得在五、六月把人折騰得喘不過氣方才罷休。平日在高腳屋下煮豆燃箕，搶食殘羹剩飯的黑狗和黃狗也靜臥着，伸出的長舌，在狗嘴里重覆地伸縮。但其他的臉蛋總是在放學前的兩三節才流露倦意，渴盼大力水手的神奇食品，好讓他們都能力撼樹當扇，滿風送炎魔。如此借口不知能否成爲日后原諒自己空等閒白了少年頭的見證？純朴的萬籟至少欠缺那天涼好個秋的蒼涼音符吧！

目送衣角外露，略爲瘦削的背影，蹣跚地到河邊洗一個煥發不出臉。緊接着是不能節制的小嘴，一張張鬧開地把他們所知的，無城府地傾吐，赤裸裸地托出。耳膜被一陣連珠炮發地沖擊后，靜觀他們搔頭弄耳以示終結的態態。腦中從應接不暇的絲縷中篩選抽剔，現實的生活圖總算拼湊出來了。捕淡水龍蝦的旺季，父親的不在意，母親的默許，捕到凌晨三四點，雖沒有一、兩大桶地豐收，但十來斤可是倒不難。算算看，一公斤賣得六元，乘十多公斤大概可得，可得……總之換得的糧食可有多好多呢！幾個稚氣的臉蛋興奮中帶着艷羨。

夕陽映泛江面，淡泊蒼白中增添幾抹醉人的酡紅。彩霞點綴着含笑的遠山，

夜幕圍籠前有一份難捨的依偎。夜的腳步悄無聲息中蒞臨時，扎扎的發電機和四方八面的蟬鳴爭喧。飯後穿梭在花木間，輕拂萬縷垂柳，漫步于亭臺樓榭，該是個不可及的奢想。守候着緊湊的連續戲，總驚嘆，那精煉傳神的對白鬼斧神工。漆黑中放眼凝視，江中早已漁火點點，但如要催舟出發仍爲時未晚。隱約中那個瘦削的影子，彷彿又在大展身手。一副老練靈活的身手把網撒攏得隨心應手，好像在印證歲月并沒在他身上白白糟蹋流逝般。但那種風采能否在五年或十年后仍依舊？

扁舟下撒下的連串希望，多少年前當網收回時，一網的掙扎與跳動總不會落空，換來的更是興奮的顫抖與悸動，此情此景都是以父母親話古道今中聽來的。雲層后皎月偶爾也會半遮面地探頭出來張望，烟雨中的南朝無數寺廟都會在銀白的月色下風光過，更何況那只是一條清清淺淺，彎曲不已的沐膠河。

鄉居小箋

黛薇

菁菁，你頻頻來信探問歸期。妳說：

「我不相信愛飛翔的鳥兒就此駐歇山林！快回來吧，好朋友，城裏有許多好玩好吃的等着你呢！」

這是個清爽的下午，我捧着你的信，正坐在大樹下細細閱讀。你那雙明亮烏黑的眸子浮現眼前，彷彿還含着一抹嬌嗔似的瞅着我呢。我不禁莞爾。

菁菁，那一段追逐嬉笑的日子已經是昨日的一瓣落花了。妳怎麼老是念念不忘呢？

你瞧！當我摺起你的信箋，把它放進了裙袋後，我是如斯甜悅的呼喚着我的——一群雞鴨。它們四處呼應着跳着奔着飛着都湧前而來，還有那一群毛茸茸跟在母雞后的小雞兒，跌跌撞撞的快快奔着滾球似的一團一團的急急趨前來——呵，菁

菁，這一刻我的心就如在陽光下的一筒冰淇淋。

我從桶裏抓起了包栗碎，輕俏的潑散在地上。一群雞鴨忙不迭的紛紛俯身點頭，啜啄不止。破雲而出的陽光，細碎的從葉縫中撒下溫柔的光綫。樹梢响起了鳥兒清脆的歌聲，不遠的草堆裏，有一簇含羞草火焰的綻放着嬌羞的粉紅。菁菁，如果這一刻你在遠處緩緩走來，呵菁菁，你將會是如何的驚喜于眼前這一幅柔美幽雅的圖畫呵。

你瞧，有一只棕色的小松鼠，跳着帶黑的彎尾巴，正攀附在樹枝上，俏皮的往這兒呆頭呆腦的盯着呢，精靈明亮的黑眸子，似黑夜裏的兩顆星星，我告訴你，菁菁，只要我假裝不知情的悄悄走遠一些，我的這位新朋友呵，他就會滑溜溜的敏捷快速的爬到地上來，津津有味地啃食着玉米碎呢！它倒彷彿很喜歡這一份意外的零食呀。

待會兒我要到山林的那一邊去採「米林」。菁菁，你相信嗎？這里鮮嫩的「米林」翠綠得可滴出水來，是我日常佐食的一道絕佳菜餚，這一股香甜是菜市場裏買來的「米林」所缺少的。或許有那麼一天，菁菁，你也會來到這一塊土地上

，那麼好朋友，請你嘗嘗這一碟翠玉似的蔬菜吧。我記得你也愛吃「米林」。菁菁，在你嚐過了山林裏親手採擷的「米林」后，你會讚不絕口，而且夢寐難忘呢！

你知道嗎？菁菁，不久以后我就可以吃到更多鮮美的菜蔬瓜果了。我正在學習種菜呢！你不相信嗎？菁菁，握筆的手也可以荷鋤。當我在烈日下混身汗濕，上氣不接下氣之時，我有一種淋漓傾瀉的快樂！是的，當我揮動着頭，把汗珠閃耀在陽光下，一種赤裸裸，烘熱熱的生命之感，一種無可抗拒的活力的跳動，呵菁菁，是如斯的真確清晰。在一份極度的疲憊中，依稀有着一份欲飛的衝動。

你別問我幾時回到城裏去，菁菁，不如讓我來問問你——幾時來山林小住數日？我必携你一起探訪山林中的飛鳥和那隻可愛的松鼠。又或許我們可以在月夜裏沏一壺好茶，通宵暢談。而愛跳舞的你，又何妨在月光下婆娑翩舞。我對你說，菁菁，這一份逸情樂趣絕不會比人工的燈光來的遜色！

大眼睛。媽媽。童年

薇薇——

「媽……抱抱……」

正忙着炒菜的當兒，偏偏兩歲的小兒子跑進廚房里來纏着要我抱。我只好一邊炒菜，一邊哄着他。

「B仔乖，叫二哥抱。媽媽正忙着呢！」

「不要二哥。要媽媽。媽媽抱抱……」

看到他那雙眼睛正露出渴望母愛的神色，我不禁心軟了。把釜里的菜交代給二兒後，就把他擁入懷中，再吻一吻他那可愛的小臉蛋。他立刻開心地笑了。看到他那雙滿盈笑意的大眼睛，不禁使我想起從前……

記得小時候的我，也擁有一雙大眼睛。哥哥姐姐們都管我叫「貓頭鷹」。一有空閒，他們就捏捏我那長不高的扁鼻子，捏捏我的小臉蛋。再不然，就把我抱

起來往上拋。弄得我好不緊張，又叫又笑地。

從有記憶開始，我就很少會看到媽媽，更不用說要媽媽抱抱。一直到後來長大了，才曉得媽媽爲了生活，凌晨一二點，就得摸黑到膠園去割膠。天亮了，我才剛起床，媽媽已經吃好早飯，又匆匆忙忙地趕着去收膠汁。然後又要洗衣、種菜、拔草、養雞鴨、餵豬等，一大籬的事。不到太陽下山，總不見媽露面。這種鄉村生涯一直到我九歲那年，因父親得了病，不治而逝，媽媽就帶着我和三哥到城里去管理店務，母兼父職。真恨那時的我，年小無知，竟然不明白母親的辛勞，更是一點忙都幫不上。

十年的時光瞬息即逝。由於媽媽的本事，我和三哥從來沒有一頓餓過，沒有一刻凍過。但是，媽媽的白頭髮却愈來愈多了，臉上的皺紋也愈來愈深了。

啜！忽然臉頰給小頑皮吻了一下，把我的思緒打斷了。噢！可愛的大眼睛，你可知道媽媽多疼你嗎？大眼睛眨了兩下，好像收到了我的電波。

現在的孩子，愈來愈「精」，想起以前的我們，每天只會到小河里捉泥鰍，江邊拾田螺，田裏釣螃蟹。碰到下雨天，就溜到鄰家跟那些小孩一起玩「家家酒

」。果子成熟的季節，常常不吃飯就爬上那菓樹，權充一下「美猴王」，吃到肚子脹得像鼓那樣，才甘願爬下來。較大時，早上天朦朧亮，就得提著膠桶跟大人收膠汁去。那些老樹膠的樹根，又滑又難走，有時一不小心，膠桶難免會從頭上罩下來。那種尷尬情景，你能想像得出來嗎？

「媽！吃飯了。不要神遊太虛了！」你聽，現在的孩子就是這樣沒大沒小的。真是的！

圓

逸蝶

又是冬至。

每年冬至，家人總起個大清早，尤其是媽。大伙兒圍着圓桌，鬧哄哄起勁的將糯米粉捏好、染色、分團，再以手掌揉大大小小紅色、白色的湯圓。

然後，一粒粒大小參差不齊的湯圓放入加了巴蘭葉的沸水中，於是看一粒粒的湯圓在沸騰的水中翻上覆下，像一個個跳舞的小精靈。

一會兒，再放白糖，只聞陣陣巴蘭葉香加糯米香就這麼飄揚着，令人精神一振。

一粒粒靜了的小精靈就連湯撈起盛在碗里放在桌上待涼了吃。

我不愛吃湯圓，每個在家鄉的冬至，總是「意思」一下撈兩三粒湯圓吃就算數，免得被人問起什麼是湯圓都不知道。

我每放一粒湯圓在嘴里，總是一咬二咬，咬得似黏在牙齒，哽在喉嚨的不順暢，然後彷彿「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心情，咕嚕一聲吞下去，再喝幾大口的湯水。自有記憶起，發覺每次自己所吃的湯圓寥寥無幾。

不過如果我把剩下的糯米粉包花生米碾碎的餡，滾上椰絲製成「馬來圓」則我能猛吞幾個面不改色。

雖不愛吃湯圓，但看着碗里圓滾滑溜，紅白的湯圓，總想起許多。

又是冬至，是的，也是一年的盡頭了。

湯圓，湯圓，每個人都想追求聯圓，但總發覺圓不盡圓，圓總帶缺。

異鄉冬至，我想到新年也不遠了。圓，或許我也追求，或許我也失望過，但，試着自己一切想開些，一切還是圓的。

千年辮

千冰

前清時代，人人腦瓜一條辮，梳得烏黑油亮，有的還將長辮子盤繞在頸上，好像一條懶情的蛇。

戴德生說：

「假使我有千萬英鎊，

中國可以全數支取，

假使我有千條性命，

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

戴德生不惜將頭剃了，留下一簇圓頂的頭髮，並將頭髮染，編成辮子，使自已看起來較中國化，而不是他人眼中的「洋鬼子」。

他身為英國人，却熱愛中國，把救恩帶給他們，那條辮子裏的愛心，則成了

佳話，流傳至今。

如今的男人，不留辮子了，甚至是年老的阿婆，也只剪個容易打理的平頭裝

那個喜多郎，如果將長髮打成辮子，該有另一番的藝術味吧。

家中的婆婆，倒是仍留着一把疏落的長髮，清晨總是見坐在院子里，細心的梳頭髮。

我們梳髮，也只是前前後後刷兩把，她却極有耐心的，一下一下刷，白髮披散在肩上，睡眼惺忪時，倒令人嚇了一大跳，誤為白髮魔女呢！

婆婆腳下桂花油一瓶，髮網一片，黑髮夾數支，細繩一根，圓梳一把，長梳一把，即是她全部的工具了。

她將頭髮梳得聽聽話話，抹上桂花油，再梳理一番，遂將頭髮打成一根幼辮子，盤成一個小髻（髻小因稀疏），套上髮網，從中穿過黑髮針，整個手術就做完了。

以前，總是媽媽替婆婆梳頭，梳的人手酸背痛，被梳的人亦不滿意，嫌梳得

不實。婆婆以後就自己動手了，慢工出細貨，梳出來的髮髻，漂漂亮亮一小粒。小妹說：「像一粒小豆沙包。」

我則愛喊爲：「婆婆的千年辮。」這把頭髮，跟了她九十多年了。

在中國青海省，住着游牧的民族，那里可尋得長辮子千萬根，因那里的女人都是打辮子的。

打一條辮子的代表仍待字閨中，打兩條粗辮子的則爲已婚婦人，一眼看去，清清楚楚。

走在街頭上，蓬鬆卷髮獅子頭，絕不會吸引我的注目，唯愛看姑娘們打條辮子，給人的感覺，就像清花飄香似的淡恬。

千年辮，惟願其萬古流芳。

想飛

泥豆

獨自走在街上，抱着幾本書，突然想忘掉一切，然後悄悄的走了。就這樣消失在熟悉的人群中，也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褪色……

許多日子以來，開始學習應付環境，也習慣了孤獨一個人。再壞的事，也在一笑置之渡過。近來，以往熟悉的心情却再度回來，剛剛收拾好的心情却忽然又被擾亂了。於是，我遠離朋友，避開舊日的生活圈子，在斗室重新整理心情。此刻需要的是一個人冷靜的思想，然後再爲生命作決定。

有一種衝動驅使自己丟開一切，跑到遠處，但我始終不能酒酒脫脫，踏着一路的風離去，因爲親情與友情將綁住我離去的心。一次又一次想飛的心因此留下了。被愛，有時候也是一種負累。我原是多愁善感，却學會了掩飾，久而久之竟忘了如何多愁善感。忘了許多

的事，因為忙着面對另一個陌生。然後，又數着一天一天的來臨，日子更在上課時忍不住打瞌睡中流逝。在打瞌睡中，我的心已飛到好遠好遠。想飛的心只能在睡夢中再度活躍起來，醒來有點不知身在何處。

又遺忘了如何哈哈大笑，也忘了怎樣談笑風生，若干年后，我是否會連自己是誰也忘了？或許，有一天，我學會了獨立，學會了獨來獨往，我將化為飛鳥，飛向更高更遠的天空。

又遺忘了如何哈哈大笑，也忘了怎樣談笑風生，若干年后，我是否會連自己是誰也忘了？或許，有一天，我學會了獨立，學會了獨來獨往，我將化為飛鳥，飛向更高更遠的天空。

牽不到的手

思 思

讓我躺在您的臂彎裏，母親，用您溫柔的雙手，撫摸我的鬢髮，我的臉頰，不停地，灌注您無限的憐愛與痛惜。

再讓我沉睡在您的輕言軟語中，勸勉我不要睬壞人的誘惑，小人的中傷；呼呼我勤奮上進，對生活要熱心；關照我愛情要專一，處世待人要謹慎得體。

母親，您的孩子容易犯錯，任性無知，以您寬厚仁愛的心胸，您不會嚴加責怪孩子于不顧，您會以慈祥的笑容但憂鬱的眼神來包容她，並找機會婉言規勸讓她知錯能改，不再重蹈覆轍。

可是，母親，我却跌入深長的悲哀失落中，在那不知邊際的另一度空間裏，在那流逝的八千多個日子以來，我聽不到，看不到您，母親，您從不會，不會來到我夢中看我，問候我，愛我，您讓我自生自滅，糟蹋生命

而不發一語，我的想望頻臨絕望了，母親，莫非是您不能超越空間來還是您怪我未喊您一聲媽媽呢！

是您，是您忍心丟下嗷嗷待哺的孩子，在我未懂生離死別的痛苦，未能開口說話叫媽媽時，您已經全無知覺了，哥哥說，當時我還躺在嬰兒床上舞動着小手列開咀開心的笑。母親，您怎能怪我！您不知道，小時候，當我知道我沒有媽媽時，我不敢聽「搖籃曲」，不敢唱那首「世上只有媽媽好」，我拒絕讀媽媽兩個字。

初中那年，哥哥交一張您的相片給我，囑咐我好好留存，外婆在旁對我說：「妳母親希望妳會記得她的模樣，並要妳正正當當的做人。」

照片中的您，笑的很含蓄，一頭烏黑的秀髮，兩邊彎眉，挺秀的鼻子，微上翹的咀唇，這就是我今世人無法摸到牽到的母親。

外婆訴說着：「妳母親非常勤奮，從不言苦，給妳父親養了六個兒子後，一直追要女兒，她懷着妳的時候，腹大便便，還幫妳父親幹活，更不忘記跑來看我，孝順我。」

說到這外婆雙眼通紅，淚藏眼眶。

「妳剛出世不久，妳母親十分寶貝妳，給妳穿起美麗的嬰兒裝，怕妳受寒，又用毛巾重重將妳包裹住，只留下頭部露在外，妳哥哥們爭着要看妹妹，乘妳母親離開房間後，一窩蜂地爬到床上，差點把妳壓着，幸好妳母親及時來到，把衆兄弟教訓了一番，從此不讓他們留在房內。」

「妳母親心臟有病，在動腹部手術時，醫生不知就理，給她注射了麻痺針，還服下安眠藥，就這樣還魂乏術。」

外婆似乎不看到我流淚不罷休說：「還記得妳母親被推進手術室時，一直囑咐我跟妳父親要好好照顧妳，那時妳還未滿周歲呢！」

我讓眼淚如缺堤的河水猛瀉。

母親啊！在我長大過程中，沒有您的關愛，一直是我的缺憾，什麼時候，您能翩臨睡夢中，向我展露您母愛的笑容呢！

過客

牧林

我不會忘記第一次看見這個瘦骨嶙峋的女人從那簡陋不堪的小帳棚里鑽出來的模樣，就像一具行屍走肉，沒有絲毫生命氣息。她使我大吃一驚。

一個人一旦跨出自己生活步驟的圈子外，才發現身旁原來有這麼一回事了。以前，我時常經過這條鬧市中的街邊小巷，卻不會留意過，巷旁搭建了一座實際上像似屋子的小帳棚。

那只是以幾塊粗木板為支柱，以透明膠紙和厚紙混合使用，搭成牆壁和屋頂，整座帳棚長約五呎乘三呎闊，里邊就這樣窩住着一個女人。

帳棚和兩隻電油桶為鄰，電油桶上放着凝固的豬血和雞鴨的內臟，還有一些發酵的麵包，暴曬在日午的炎陽下，顯得份外的血腥與醜陋。

我看着她手里拿了兩件髒兮兮的衣服掛在一旁的籬笆上曬太陽，然后又鑽進

帳棚內，弓着身體坐着，不知還在想什麼！

我黯然失神的望着，等發現另有旁人在注意我時，很想大聲的告訴他們，這里住着一個孤獨貧困的女人。

第二次看見她，正蹲在地上弄午餐，用一隻殘舊薰黑的小鐵鍋，放在兩片石塊上，底下燒着柴火。

我忍不住走近一看，鍋里不知煮着什麼食物，有青色混合紅色的東西。我馬上聯想到那些豬血和家禽的內臟，心頭一酸，胃里也忍不住的打滾。

我殘忍的想，這個女人隨時會暴斃。

她沒有理睬我，專心的用一根筷子在鍋中攪和着。

我用最簡單的馬來土話問她：「妳從那里來？」

沒有回答。

「妳叫什麼名字？」

沒有回答。

「妳的家人呢？」

依舊沒有回答，我猶豫起來。她却忽然抬頭冷漠的看我一眼，是所有的生活滄桑使她對天下人失望，認定別人只是因為好奇，絕對不是關心！

「妳為什麼住在這裡？」

這回才有了反應，她不耐煩的說：「我家在這裡。」
說完，拿着鐵鍋，又鑽進她的棲身之所，將我隔離在外。

大紅花

第一名：赤魯（詩巫）

疏籬弄影澈年春，夜落朝開露笑顰。
紅粉麗姿香獨欠，惺惺蛺蝶亂馳神。

第二名：古峯（詩巫）

漠漠清涼黯黯思，繁英零落柳絲絲。
幾番風雨催春信，獨見紅花綠淺時。

第三名：古峯（詩巫）

第三名：古峯（詩巫）

巫城處處大紅花，穠艷繽紛賽晚霞。
若使生香更嫵媚，應教羈客不思家。

入選佳作：陳振聲（古晉）

易生易長生機旺，木槿樹榮處處栽。
不怕風吹兼雨打，紅花朵朵向人開。

方戈（詩巫）

雨橫風狂處處栽，榮冠獨佔何由猜。
朝春暮殘魂常在，不許人間花亂開。

榴梿

第一名：黃廣捷

婆娑百丈綠秋陽，結子嶙峋自異常。
借得清風千里路，飄香半季滿城狂。

第二名：羅禮耕

翠拔雄姿勢頂天，年年風雨志猶堅。
花開滿樹香飄遠，結果稱王舉世憐。

第三名：黃廣捷

青山老樹翠參天，不沾塵烟結果鮮，
偏是奇香難自抑，天涯海內惹情牽。

入選佳作：羅禮耕

甜美毫端述不成，餘香竟日嚙猶生，
憑君相贈傳心意，感得人間似海深。

入選佳作：李炎城

背井離鄉赴遠洋，歸來已是夢成霜，
平生若問何所失，未識榴槿孤臭香。

草葉集

主編：黃國寶

散文評選：黃生光，田 農

新詩評選：田 思，徐 策

封面題字：王政賢

一九八九年十月廿一日初版

編輯兼發行：詩巫中華文藝社

出版：慕娘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馬來西亞砂羅越詩巫愛蓮街七號

電話：〇八四— 三三〇二一一